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诸子百家卷

葬书——外篇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诸子百家卷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学苑音像出版社, 2005. 3

ISBN 7-88050-381-1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化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-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991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诸子百家卷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: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:2300

字 数:35 00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:1-5 000

书 号:ISBN 7-88050-381-1

定 价:4200.00 元(全 196 册)

葬 书

（晋）郭璞 著

外篇

夫重冈叠阜，群垅众支，当择其特。

圣人之于民类，麒麟之于走兽，凤凰之于飞鸟，亦类也。
重冈并出群阜，攒头须择其毛骨奇秀、神气俊雅之异于众者为正也。

大则特小，小则特大。

众山俱小取其大，众山俱大取其小。

参形杂势，主客同情所不葬也。

参形杂势，言真伪之不分；主客同情，言汝我之莫辨。

夫支欲伏于地中，垅欲峙于地上。

伏者隐伏，峙者隆峙，此言支垅行度体段之不同。

支垅之止，平夷如掌。

支垅葬法虽有不同，然其止处悉皆如掌之平，倒杖口诀曰：断续续断气受于坦，起伏伏起气受于平。李淳风曰：来不来坦中裁，住不住平中取。亦曰：来来来，堆堆堆，慢中取，坦中裁。皆如掌之义也。

故支葬其巔，垅葬其麓。

支葬其巔，缓而急之也，垅葬其麓，急而缓之也。金牛云：缓处何妨安绝顶，急时不怕葬深泥。

卜支如首，卜垅如足。

所谓如首如足，亦即巛麓之义，谓欲求其如首如足也。

形气不经，气脱如逐。

支垅之葬随其形势，莫不各有常度，不经则不合常度，或葬垅于巛首，葬支于麓足，则生气脱散，如驰逐也。

夫人之葬，盖亦难矣，支垅之辨，眩目惑心；祸福之差，侯虏有间。

支垅固亦易辨，奈有似支之垅，似垅之支，支来而垅止，垅来而支止。或垅变为支而复为垅，支变为垅而复为支，或以支为坛塚而行垅于上，以垅为坛塚而行支于上，复有垅内而支外，支内而垅外者，又有强支弱垅，急支缓垅，欹支平垅，隆支隐垅，石支土垅，老支嫩垅，偏支正垅，全支半垅，以及夫非支非垅之不可辨者。然其中有奇有正，有经有权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则眩目惑心，莫能别也。倘支垅互用，首足倒施，其祸立至。今之葬者，支垅不能别，可无误乎？

乘金相水穴土印木。

此言穴中证应之玄微也。金亦生气之异名言，即其尖圆之所止也。相水者，言金鱼界合相辅于左右也。穴土者，土即中央之义，谓穴于至中取中和之气，即葬口是也。印木即两边蝉翊之砂夹主虾须之水以界穴也。神宝经曰：三合三分见穴土乘金之义，两片两翊察相水印木之情。盖亦神明其义耳。又有所谓水底眼，剪刀交，水里坐，水里卧，明暗股，明暗球，长短翊，长短水，蜗窟蛤尖，交金界玉，鸡胸鸪尾，寿带孩衿，箕口鸟迹，生龟死鳖，眠干就湿，割脚淋头，明阳暗阴，阳落阴出，罗纹土宿，十字天心扑面水底，浮大口出小口，水过山不过桥，流水不流两片牛，角砂一滴蟹眼水，舌尖堪下莫伤唇，齿罅可扞休近骨，虚檐两过声犹滴，古鼎烟消气尚浮。其名类不一，莫可殚举。其言隐括，自非明师耳提面命，逐一指示，卒难通晓。

外藏八风，内秘五行。

四维四正，完密而无空缺，既无风路，则五行之生气自然秘于其内而凝结矣。

天光下临，地德上载。

天有一星，地有一穴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葬得其所，则天星垂光而下照，地德柔顺而上载也。

阴阳冲和，五上四备。

物无阴阳，违天背原，孤阳不生，独阴不成，二五感化乃能冲和，冲和之处，则必有五色异土以应之。言四备者，不取于黑，又曰冲和之处，阴气寒至此而温，阳气热至此而凉，温凉之气是为冲和。

目力之巧，工力之具趋全避阙，增高益下，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通，阴阳功夺造化。

目力之巧，则能趋全避阙，工力之具，则能增高益下。大凡作用之法，随宜料理，千变万化，本无定方，全在人之心目灵巧，以类度类触而长之，则玄功可以盗天地之机，通阴阳之理，夺造化之权。

势如万马，自天而下。

星岚插汉马天而下若万马奔驰而来也。

形如负□，有垅中峙法葬其止。

万物负阴而抱阳，故凡背后不可无屏障以蔽之，如人之肩背最畏贼风，则易于成疾，坐穴亦然。真龙穿障受幕结成形局，玄武中峙，依倚屏障以固背气，此立穴之大概也，然又当求其止聚处而葬之，则无不吉矣。

经曰：势止形昂，前润后冈，龙首之藏。

势欲止聚，形欲轩昂，前有拦截之，水后有乐托之山，形局既就，则真龙藏蓄于此矣。

鼻颡吉昌角目灭亡耳，致侯王唇死兵伤。

此以龙首为喻，而取穴非谓真有鼻颡角目也。但鼻头以喻中正，故吉，角目偏斜而又角硬孤露不受穴，故凶。耳言深曲，唇言浅薄，所以有侯王兵伤之别。

宛而中蓄谓之龙腹，其脐深曲，必后世福，伤其胸肋，

朝穴暮哭。

宛，宛之中若有所蓄者，龙之腹也，况又深曲如脐，岂有不吉。若葬非其道，伤其胸者，必遇石而带黑晕，伤肋则乾燥如聚粟，或上紧下虚，锄之如刮肉。朝穴暮哭者，言其应之速也，可不慎哉。

夫外气所以聚内气，过水所以止来龙。

外气者，横过之水，内气者，来龙之气，此即外气横形内气止生之谓也。

千尺之势宛委顿息，外无以聚内气，散于地中，经曰：不蓄之穴，腐骨之藏也。

千尺言来势之远也，宛委者宛转委曲而驯顺，顿息者顿挫止息而融结也。若阴阳不交，界合不明，后无横水以拦截，则土中之生气散漫而无收拾矣，葬之适足以腐骨。

夫噫气能散生气，龙虎所以卫区穴叠叠中阜，左空右缺，前旷后折，生气散于飘风。经曰：腾陋之穴，败椁之藏也。

天地之气，噫则为风，最能飘散生气，故必藉前后左右卫护区穴，而后能融结也。若堂局虽有入首，叠叠之阜却缘左空右缺，前旷后凹，地之融结，悉为风所荡散，则生气不能蓄聚，垅之浮气升腾于上，支之沉气陋泄于下矣。葬之无益于存亡，适足以腐败棺槨而已。

夫土欲细而坚润而不泽，裁肪切玉备具五色。

石山土穴，欲得似石非石之土，细腻丰腴，坚实润滋，文理如裁肪也。土山石穴，必得似土非土之石，脆嫩鲜明，光泽晶莹，体质如切玉也。五气行乎地中，金气凝则白木气凝，则青火赤土黄皆吉，唯水黑则凶。五行以黄为土色，故亦以纯色为吉。又红黄相兼，鲜明者尤美，间白亦佳，青则不宜多见，以近于黑色也。枝垅千变万化，高低深浅结作各异，唯穴中生气聚结，孕育奇秀而为五色者，则无有不吉也。言五色者特举其大纲耳。土山石穴，亦有如金如玉者，或如象牙、龙眼、珊瑚、琥珀、玛瑙、车渠、朱砂、紫粉花、细石膏、水晶、云母、禹余种石、中黄、紫石英之类，及石中有锁子文、槟榔文，或点点杂出而具五色者，皆脱嫩温润似石而非石也。石山土穴，亦有所谓龙肝凤髓，猩血蟹膏，散玉滴金，关绉缕翠，柳金黄秋恭褐之类，及有异文层沓如花样者，或异色鲜明如锦绣者，皆坚实光润似土而非土也，即为得生气矣，否则非真穴也。至若活物神异，固尝闻之，然有亦能漏泄龙气，大非吉地之宜，有高明者宜以鉴之。

夫干如聚粟，

土无气脉，上紧下虚，焦白之土，麻黑之砂，括燥松散，
锄之如聚粟也。

湿如□肉，

淤湿软烂，锄之如 腐肉，不任刀也。

水泉砂砾，

地气虚浮，腠理不密，如滤箴，如灰囊，内藏气湿之水，
外渗天雨之水也。

皆为凶宅，

已上皆凶葬之，则存亡无益，适足以腐骨败椁（缺）而已。

夫葬以左为青龙，右为白虎，前为朱雀，后为玄武。

此言前后左右之四兽，皆自立穴处言之。

玄武垂头，

垂头言自主峰渐渐而下，如欲受人之葬也。受穴之处，浇水不流，置坐可安，始合垂头格也。若注水即倾，立足不住，即为斗泻之地。精华髓云人眠山上龙方住，水注堂心穴自安，亦其义也。

朱雀翔舞，

前山声扳端特活动，秀丽朝揖而有情也。

青龙蜿蜒，

左山活软宽净，展掌而情意婉顺也。若反<乔亢>崛强，突

兀僵硬，则非所谓蜿蜒矣。

白虎驯□，

驯善也，如人家蓄犬驯，扰而不致有噬主之患也。𤝵者，低头俯伏之义，言柔顺而无蹲踞之凶也。明堂经云：龙蟠卧而不惊，是为吉形；虎怒蹲视昂头不平，胸机中藏。又曰：白虎弯弯，光净土山，<角昆>如卧角，圆如合环，虎具此形，乃得其真。半低半昂，头高尾藏，有缺有陷，折腰断梁，虎有此形，凶祸灾殃。

形势反此法当破死。

四兽各有本然之体段，反此则不吉矣。

故虎蹲谓之衔尸，

右山势蹲昂头视穴，如欲衔噬，冢中之尸也。

龙踞谓之嫉主，

左山形踞不肯降伏，回头斜视，如有嫉妒之情，世俗多言龙昂虎伏，盖亦传习之误，昂当作降，大概龙虎俱以驯服俯伏为吉。

玄武不垂者拒尸，

主山高昂头不垂伏，如不肯受人之葬而拒之也。

朱雀不舞者腾去，

前山反背无情，上正下斜，顺水摆窜，不肯盘旋朝穴，若欲飞腾而去也。

夫以支为龙虎者，来止迹乎冈阜要如肘臂，谓之环抱。

此言平洋大地，左右无山以为龙虎，止有高田勾夹，故当求冈阜之来踪、土迹于隐隐隆隆之中，最要宽展，如人之肘臂腕肉有情，明堂（缺）夷自为局垣，一龙一虎，如规之圆，言其形如步武，旋转自然，团簇环抱而恬软也。

以水为朱雀者，衰旺系乎形应，忌乎湍激，谓之悲泣。

水在明堂，以其位乎前，故亦名朱雀，若池湖渊潭，则以澄清莹净为可喜，江河溪涧则以屈曲之玄为有情，倘廉劫箭割湍激悲泣，则为凶矣。由是观之，虽水之取用不同，关系乎形势之美恶则一也。盖有是形则有是应，故子孙之衰旺亦随之相感之理也。别有一般咚咚如擂鼓声者，得之反吉，又非湍激悲泣之比。

朱雀源于生气。

气为水母，有气斯有水，原其所始，水之流行，实生气之所为也，生气升而为云降而为雨，山川妙用，流行变化，势若循环，无有穷已，是故山之与水，当相体用，不可须臾离也。

派于未盛，朝于大旺。

派者水之分也，朝者水之合也，夫水之行，初分悬溜，始于一线之微，此水之未盛也。小流合大流，乃渐远而渐多，而至于会流总潴者，此水之大旺也。盖水之会由山之止，山之始乃水之起，能知水之大会，则知山之大尽，推其所始，究其所

终，离其所分，合其所聚，置之心目之间，胸臆之内，总而思之，则大小无从而逃，地理可贯而尽矣。若夫禹贡之载九州，其大要则系于随山浴川之四字，如导之于水导河导漾之类，皆水之未盛也，如入于江入于河入于海者，皆水之大旺也，以其大势言之，则山川之起于西北，自一而生万也；水之聚于东南，合万而归一也。禹贡举天下之大者而言之，则始于近而终于远，自一里而至十里，由十里而至于足迹之所能及。推其山之起止，究其水之分合，是成小禹贡也。

泽其相衰流于囚谢。

泽谓陂，泽诗彼泽之陂，注云：水所钟聚也，水既溺蓄，停则止水势已煞故曰：衰流。于囚谢者，水盈科而进则其这者已为修波故曰谢。

以返不绝。

山之气运随水而行，凡遇吉凶形势若远、若近，无不随感而应。然水之行也，不欲斜飞，直撙反背无情，要得众砂节节栏截之，玄屈曲有情而成不绝之运化也。

法每一折瀦而后泻。